



飛岳

著樵一顧

商務印書館發行

飛 岳

著 樵 一 願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91842

錄 目

岳 飛 (四幕劇)

劇中人

岳 飛

韓世忠

梁紅玉 (韓夫人)

牛 皋

張 憲

岳 雲

旗牌官

衛兵數人

朱仙鎮鄉民多人

秦 檜

王 氏 (秦妻)

若 蘭 (秦婢, 倪完女)

万俟卨

何 鑄

王 俊

哈迷蚩 (金兀朮軍師)

倪 完 (秦僕, 獄吏)

秦僕數人

地點及時間

第一幕 朱仙鎮軍營中 南宋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

第二幕 朱仙鎮營外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三幕 臨安秦丞相府花園別墅 同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四幕 臨安秦丞相府地窖密室 同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一幕

第一幕

地點 朱仙鎮軍營中

時間 宋高宗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暮。

（宋軍岳元帥營，衛士雄糾糾站立兩旁。營中往來傳令兵甚忙碌，空氣緊張萬分。忽有一美貌小將縛手上，要見元帥。此小將便是岳飛的兒子，岳雲。）

老兵 小將軍爲何這樣？是誰綁的？

護兵 是小將軍自己叫我們綁的，爲的是打了敗仗，要請元帥定罪呢？

老兵 小將軍不要這樣。勝敗兵家常事，即有差池，軍法亦不致於深責，還是先鬆綁罷。

岳雲 國家大事豈可兒戲？我戰敗回來，豈有面目見元帥嗎？你們要鬆綁，我只好先自殺了
啊！

（衆正要動手鬆綁，只得停了，呆呆相對。）

(旗牌官自內上)

岳雲 (向旗牌官) 請見元帥!

旗牌官 小將軍遵命。可是元帥不在帳內，待我到營外去探報。

(旗牌官下)

(馬蹄聲響，來了大戰黃天蕩的老將韓世忠和擊鼓助戰的女英雄梁紅玉。)

韓 (先開口) 賢姪，爲何這般模樣？待我向元帥討個情，包管不妨事的。

岳雲 韓伯父，韓伯母，小姪引兵敗退，罪該萬死。

韓 賢姪，你人馬可曾損失？

岳雲 人馬倒沒有損失，祇是未能取勝。

韓 那麼你跟老夫再領人馬前去殺敵，豈不好將功贖罪？我剛才聽到諜報，說敵軍遇了

埋伏。現在我們去抄他後路，讓敵軍過黃河不得，豈不是好？

梁 當年我們在黃天蕩殺敵，現在節節勝利，居然殺到黃河邊，我們怎能輕放他們。賢姪，

第一幕

趕快鬆綁上馬，老身仍去擊鼓助戰啊！

（旗牌官上）

旗牌官 我軍大勝了。

（衆欣喜鼓舞中，來了威震四方的岳爺爺，得意洋洋上。）

韓 元帥請了，愚夫婦在此恭聽捷報。

岳飛 這是一個大勝仗，敵人多過不了黃河了！

（看見岳雲綁着跪在前面）雲兒，爲何這般模樣？

（問衆）是誰綁的？

護兵 是小將軍自己叫我們綁的。

岳飛 哈哈，這是什麼道理？

岳雲 啓稟父帥，孩兒敗兵於金，罪該萬死，請父親從嚴發落。

岳飛 哼，我吩咐你誘敵深入，許敗不許勝，你有何罪？

岳雲 父帥常說：「智仁勇信嚴」是軍人的五德，而「信」同「嚴」缺一不可。孩兒這次敗退，天下人誰不以為有罪，父帥豈可寬容，貽人口實？

岳飛 說得有理，罰打軍棍一百。

老兵 元帥在上，小卒情願替打。

衆將士 小將軍奉命而退，請元帥不要罰了有功的人。

韓 難得你們父子如此正直，但衆將士如此請求，就免罰了罷。

（韓爲岳雲鬆了綁。牛皋莽撞上。）

牛 元帥元帥，我打了大勝仗了，殺得敵人狼狽而逃，只可惜我們沒能追上，金兀朮哈迷蚩還是跑了！

岳 牛將軍，你現在還服不服本帥的調度？本帥叫你接應，你偏爭着要打先鋒，你險些誤了大事啊！

牛 我爭着打先鋒不爲貪功，只因爲小將軍鄴城大戰十分辛苦，近來調給他帶領的又

都是些新兵，萬一臨陣退敗，豈不犯了過失？

岳飛 這也是你的好意。但是你可知我吩咐雲兒許敗不許勝？我又恐他貪功好勝，故意給他些新兵，好讓一個退走，大家跟着退引，誘敵人深入，來中我們的埋伏。

牛 真是佩服元帥高明。我牛皋是一個粗人，不懂這許多奧妙。

岳 這亦沒有什麼奧妙，運用之妙，在乎一心而已。

韓 元帥智勇材藝，古時的名將都望塵莫及。潁昌大勝以後，又有這次朱仙鎮的大勝，眼看着舊京就可以克復，蒙塵的二聖亦可以救回來了。

岳 韓元帥韓夫人說得很對，但是，茲事體大——

（岳飛示意，衆退。）

韓 岳元帥有什麼機密相商？

岳 韓元帥，梁夫人，你們還記得我的恩師宗澤宗老將軍嗎？

自然記得，當年金人攻汴梁，宗元帥帶了隊伍連夜趕去，可恨金兵已經攻破京城，還

岳

把二帝都擄了去，宗元帥從此憂悶成病，直到臨死都忘不了要渡過黃河去。宗元帥臨死還說：「過河呀，過河呀，過河殺賊呀。」我當時曾經答應他說：「老將軍請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志願就是了。」

韓

記得岳元帥當年同河北按撫使張所說過「國家的根本在河北，河北不能收復，永沒有安甯的日子。」這話真對極了。

岳

韓元帥，韓夫人，剛纔我想起了宗老將軍的遺言，我打算就乘勝渡過黃河，二位高見以爲怎樣？

韓

這自然再好沒有了。

梁

岳元帥，渡過黃河去，恐怕接濟不容易，那邊倘然沒有接應，恐怕不大妥當。

岳

黃河以北的豪傑，我經已派人去結納，等到過河以後，各處義軍都會發動。

梁

聽說金兀朮亦在就地徵兵，確實不確實？

岳

哈哈，老百姓沒有不向着大宋的，只要我們打過去，連他們已經強迫徵到的兵就都

會反正過來的，現在金人的號令，從燕京以南，沒有一處地方能行得通，連金兀朮都不能不承認，自從開戰以來，從來沒有這樣的失敗。

岳元帥，你佈置得太好了，你的威名已經震破了金人的膽，你的智謀已經深入了敵人後方，我們若能在黃河南北各地約定日期，一同舉事，一定可以成功。

我自從當年在黃天蕩擊鼓助戰，無時無刻不夢想要飛渡黃河，現在到了黃河邊，我却覺得過河要十分慎重。黃河究竟是天險，我們越過了黃河，萬一後面斷了接濟，那怎麼辦？

韓夫人，高見很對，我所擔憂的就是這個。（思索說）韓元帥，現在朝中當權的人，我們可能相信得過？

這個難說。秦檜那人真有點捉摸不定！

秦檜鬼鬼祟祟固然捉摸不定，我們當今皇上也未必願意岳元帥渡過黃河吧！

韓夫人，皇上對我可算信任到極點，皇上曾經召我到寢殿，囑咐說「中興之事，一以

委卿。」出師以後，皇上又有手札，說「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奪！」這手札同當年皇上當面所說的「進止之機，朕不中制」一樣的信任，一樣的咐托。

皇上這樣信託岳元帥，就請全權決定，便宜行事，不必管秦檜的主張。

皇上要岳元帥打退金兵，自然是真的，否則大宋的江山從何保起呢？但是，「黃河爲界」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倘若過了黃河，把二帝接了回來，試問當今皇上是否願意讓位呢？

韓

唉！當今皇上是否願意讓位——這倒是一個疑問？

岳

真的，皇上難道不願意二帝回變嗎？

梁

這個我們也無從斷定。但是秦檜是仗着當今皇上纔得勢的。他一向主張和，朱仙鎮的勝仗他知道了還未必高興。

韓

秦檜一向心裏主張和我倒相信。他總以爲我們的兵力打不過金人。但是現在打了勝仗就不致於主和了吧。

梁

岳

梁

韓

岳

我看越是打了勝仗，他越會主和！

韓夫人，請教爲什麼秦檜看見打了勝仗，反而越要主和？

打了勝仗，乃是元帥的功勞，成了和議，方是丞相的本領。皇上從前要把「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秦檜已經懷恨在心，現在聽見元帥打了勝仗，難道不會更嫉妬嗎？何況他同金人有勾結，元帥不可不小心呀！

對了，秦檜從前受過金人的餽養，也許同敵人有來往，敵人不足怕，可是內賊不可不防。

我從出兵到現在，從來不怕敵人。當初在張所按撫使部下，在太行山打死了金將黑風大王。後來杜充放棄中原，退回建康。我在廣德六戰六捷，活捉了敵將王權。金兀朮攻建康，我在牛頭山預先埋伏，黑夜中混進金營，金兀朮大敗而退，從此不敢再渡過江來。後來皇上准奏，分兵鎮守河南陝西，封少保，河南北各路招討使。金兀朮約同龍虎大王和蓋天大王調集了幾十萬大兵，圍攻鄆城，我派岳雲出城迎戰，岳雲提了兩

岳 韓

柄鐵錘帶兵直衝敵營。金兀朮雖然有一萬五千匹「拐子馬」，被我軍用快刀斬亂，蘇的方法把馬脚都斬了，幾乎全軍覆沒，金兀朮亦幾乎被我們活捉到。現在經過了潁昌之戰，乘勝追到朱仙鎮，滿心指望著不日渡過黃河去。但今天談起我們朝中當權的人——秦檜，我岳飛只有一嘆息了。唉！

元帥難道也覺得秦檜不穩嗎？

（目視左右無人，沉痛說）韓元帥，梁夫人，老實說我不能相信秦檜——這個人表面上很聰明，很能幹，實地裏既沒有骨氣，又沒有操守，他只曉得見貌辨色，看風轉舵，皇上要東他便東，皇上要西他便西，他的狠毒過蛇蝎，他的狡猾勝狐狸，結黨營私，貪污妄為，從前他曾受過金人的象養，現在他倒來作宋朝的威福！

元帥所說一點不錯。元帥不但用兵是神算，論人也精明極了。

我本來不大相信秦檜，但是我總以君子之心猜度別人，我只想文人為相，不懂武事，自然不免懦弱一點，不曉得他竟是這樣一個小人！

梁

唉！張邦昌認賊作父，投降了敵人，已經不容於天下。秦檜乃是我們宋朝堂堂的宰相，竟敢私通外國！

韓 岳

韓元帥，韓夫人，秦檜私通金兀朮是千真萬確的，我有證據在此——真的？

（岳引韓梁入內帳下）

（張憲押哈迷蚩上，哈學穿着諸葛亮式道袍，但總不免有些番氣。牛皋見了番賊，正如餓虎見了羊一般。）

番賊，還不跪下嗎？

哈 牛

（態度倔強，說着番音的中國話）我看你們早晚要投降我們大金朝的，還是好好待我以上賓之禮，我將來包管還可以保你們升官發財呢？

胡說，還不下跪，你要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嗎？（說着便要自來動手）不要這樣，麻麻虎虎罷。

牛 哈

我牛皋從來不麻麻虎虎，今天非剋你的心肝不可！（真要動手了）
（跪下哀求）元帥，饒命罷。

（衆皆看着好笑，牛皋放了手坐起堂來。）

不要做醜態了。本將軍且不殺你，快快通報姓名來。

我叫……

牛 哈 番賊，不許稱呼我……我……的！

哈 那麼……該稱呼什麼？

牛 應該自稱番賊，小賊，或是小番才對。

哈 小番……小番名叫哈迷蚩！

牛 哈 （聽了笑不可仰）好一個名字……哈……哈哈……哈迷蚩，哈哈，哈哈。

哈 （笑聲嘈雜間岳韓梁上，牛皋慌忙讓開。岳韓梁坐在正中，牛皋岳雲等侍立兩旁。）
岳爺爺在上，小番哈迷蚩有禮了。

韓

下面小番倒是知禮。

岳

這就是金兀朮的軍師，哈迷蚩。

梁

是誰捉來的？

岳

就是本帥帶了騎兵，抄敵人後路，親自捉來的。

韓

元帥妙計，可笑足智多謀的哈迷蚩竟活捉來了。哈哈。

岳

這哈軍師善通中國語言文字，算是金國的人才呢。

哈

過蒙元帥稱賞，慚愧慚愧。

牛

元帥，少同他攀談罷，請下道命令，待牛皋結果了他的性命，好挖他的心肝來按酒。

岳

牛將軍，且別忙，我們直搗黃龍府，捉到了金兀朮，再一起發落，好不好？

哈

恕小番直言，元帥神勇，直搗黃龍，自然易如反掌。但是，從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能

立功於外者，還請元帥注意。

岳

這什麼話？誰是奸臣？

哈 請退左右，容小番密稟。

（岳令左右下，牛皋岳雲仍在兩旁。）

哈 （指牛皋）請問這位尊姓大名？

牛 牛皋便是。

哈 元帥在上，請恕小番直說，這位牛將軍爲人心直口快，聽了機密事恐怕容易走漏消息。

岳 不要緊的。

哈 元帥還請鄭重。這位將軍若不走開，小番死也不講。

韓 牛將軍，還是請你退下吧。

牛 真氣死我也！

（牛下，左右均退盡。）

哈 請問這兩位是誰？

岳 這位是大戰黃天蕩的韓元帥，這位是擊鼓助戰的梁夫人。

哈 久仰得很。

岳 （向哈）現在你快快從實說來。

哈 元帥，你同當朝秦丞相可要好？

岳 你問他作甚？你認得秦丞相嗎？

哈 那是我的老友，我不但認識秦丞相，我還認識他那母老虎般的王氏夫人。

岳 你怎會全認識他們？

哈 元帥不記得秦相夫婦當年被擄到金朝，我們養了他們好幾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都是我們撻辣貝勒送的。那時候我們貝勒，同王氏還很有來往呢！

岳 這是什麼話？

哈 這是真話，秦相那時候也沒有什麼不願意。

岳 那麼後來爲什麼放他們回來呢？

哈

那就是我哈迷蚩的主意。我勸金兀朮四太子說，金同宋老是這樣打仗沒有結局，也不是好辦法，最好想法子讓宋朝來講和。四太子贊成這個辦法，所以就派秦檜夫婦回來主持和議。

原來如此，怪不得他要同我爲難。

哈 岳

哈哈，我早知道就是我叫他同你爲難的。秦檜當年是金朝養的人，八年前才放他回大宋，就是叫他裏應外合，前幾個月還有人祕密到過臨安，要他主張和議……

哈 岳

我只聽說秦丞相近來主和，不曉得他竟私通敵人！

哈 岳

私通金朝是千真萬確的，我這裏還有他的親筆信呢。

（說着取信呈上）

哈 岳

（閱信大怒）好一個奸臣！

哈 岳

元帥不要動氣，秦丞相亦不好算是奸臣，他只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他看宋朝早晚敵不過，還不如早主和議，保守着東南半壁，免得生靈塗炭，也是爲後世子孫積德的。

好事。

岳 二聖蒙了塵沒有回來，當今皇上偏都臨安，豈是長久之計，這時候戰勝則二帝回鑾，中原重定，否則和亦亡，不和亦亡，還有什麼猶疑的麼？好一個奸賊，我必要面見聖主，先清君側才好！

哈 這才是正經道理。所以小番這條性命，還請元帥保留，小番情願跟元帥到臨安去做個見證。

岳 韓元帥，韓夫人，哈迷蚩的口供，你們都親耳聽見了，你們可相信不相信？

韓 （歎息）想不到真有這樣的奸臣在朝中當權！

梁 秦檜啊！你的陰謀詭計，亦有發覺的一天！仗着元帥的英武，我們捉到了金兀朮的軍師，從此以後，我們定要先清君側，不能再許奸臣在朝禍國殃民！

岳 韓元帥，韓夫人，活捉了哈迷蚩，真是大宋的運氣，請教二位高見，還是留着活口好不好？

韓 留着活口也好，祇是不要放他跑了。

梁 奸細是「不祥」的東西，我想殺了也乾淨。

哈 夫人在上，小番同夫人前世無冤，今生無仇，何必定要小番的性命，臨安的風光真好，小番能再去領略了一番，死也甘心。

梁 唉，你也到過臨安嗎？

哈 不瞞夫人，去過幾次。

韓 你到臨安幹什麼？

哈 有時候玩賞湖光山色，有時候商量「國家大事」。

韓 胡說，誰要你去商量「國家大事」！

哈 那是應奉丞相的約。你不信可以回去問他。我前幾個月還同王氏夫人在西湖裏坐過船賞過月呢。

岳 哈迷蚩，你真願意做見證嗎？我可以把你帶到臨安去。你得把一切機密報告出來！

哈 機密多得很。容小番隨後把一切都報告出來。

岳 好好，你既肯報告機密，暫饒一命。

哈 爲着感謝元帥的恩典，小番願意先報告一個消息：我們四太子從朱仙鎮大敗，正預備退兵，急於求和，所以纔派小番到臨安去的。

岳 雲你去叫人好好看管。（韓梁辭下）

（張憲率衆侍從上，牛皋亦忿忿上。）

牛 元帥，還不早把哈迷蚩殺了，這該交我動刀了吧。

雲 牛將軍，元帥說要好好看管，你且慢動手。

牛 嘿，怪事，還要好好看管！那我可不幹這事。看管着這個奸細，又不好傷害他，反得侍候他，豈不要悶死？

（忽傳聖旨到，使者上。）

使者 岳元帥接旨。

岳 恭讀聖旨。

使者 (讀旨)

「覽卿奏知克復潁昌後，已遣兵下鄭州。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爲計慮，虜懷叢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來突，切勿深入，以保萬全。朕久欲與卿相見，卿可輕騎一來入覲，即便就途，遣此親扎，想宜體悉。」

牛 (向使者惡狠狠說，) 我們元帥打仗要緊，可回京不得！你要迫元帥回京，我就給你過不去！

使者 聖旨在此，這位將軍爲何出此言語？

牛 什麼聖旨不聖旨，我牛皋偏要把他撕成粉碎。

岳 牛將軍且慢，本帥正要回京面奏一切。(向使者) 請先回去覆命，本帥隔一兩天就動身。

牛 那萬萬去不得。

岳 明天我們休息一天，後天便過黃河去，直搗黃龍府，那時候難道我不應該回京面聖嗎？

使者 那自然應該的。

牛 好，我們活捉了金兀朮再說。

岳雲 活捉了金兀朮，好同哈迷蚩一同押解回京了。

使者 （吃驚）哈迷蚩已經捉到了嗎？

岳雲 （指哈）這個便是。

使者 噯呀！

牛 噯呀什麼，你莫非同他認識的嗎？

使者 不敢不敢！我只驚訝元帥的英武和將軍的神勇罷了。

（向岳飛作別）岳元帥，請先告辭，待我馬上加鞭，回京先報朱仙鎮活捉軍師的捷音。

岳

(衆退，牛皋岳雲侍)

(唱滿江紅)

「怒髮衝冠，

憑欄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

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牛皋岳雲和)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

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朝天闕！」

第二幕

第二幕

地點 朱仙鎮營外

時間 後一日午

衆

（民衆嘈雜聲中軍歌起，衆和）

（唱滿江紅調）

「怒髮衝冠，

憑欄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

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靖康雪，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

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朝天闕！

（鼓掌聲歡呼聲繼以爆竹聲）

（陳東持「精忠報國」大旗上）

甲

衆位老百姓，我們今天請大家來，一則爲慶祝朱仙鎮的勝利，一則爲慰勞岳元帥。這面旗上寫着「精忠報國」四個大字，是大學生陳東特地從臨安送來的，我們現在請陳東給大家報告。

（衆歡呼）

陳

衆位父老兄弟姊妹，我姓陳，單名東，我是臨安大學生。臨安的大學生有幾千，我們都主張戰，主張打倒敵人同諸位一樣。（歡呼）但是，諸位要曉得，我們朝中的人不一定都主張戰，（衆驚訝）我們的丞相秦檜他就是一個主和的人。我們疑心他的主和是別有用心，他也許同我們的敵人有勾結！（衆嗤罵）我們幾千個大學生赤手空拳，自然抵不過丞相的權威，但是我們不怕，我們幾千個人擁到朝門以外，我們上書皇上，我們主張懲罰主和的人，我們主張罷免秦檜，我們主張戰到底，到最後勝利纔停戰。（鼓掌歡呼）最後勝利，大宋萬歲！

陳 衆

衆位父老兄弟姊妹，剛纔我聽諸位唱了岳元帥的「滿江紅」，真是令人欣奮萬分。

陳 衆

現在爲了預祝「最後勝利」我們再照着「滿江紅」的調子唱一齣「最後勝利」歌：
好好！

（率羣衆同唱滿江紅前詞）

「上國衣冠，

淪夷狄，風淒雨歇；

執干戈，龍騰虎嘯，

犧牲壯烈！

寸寸黃金長城土，

團團白壁燕京月，

好河山終不讓人佔，

心長切！

偏安恥，猶未雪，

失地恨，何時滅？

要從頭完整金甌殘缺！

民衆同仇拚骨肉，

將士敵愾塗膏血，

到最後勝利定屬我，

彌前闕！

（張憲率兵士押哈迷蚩上）

羣衆甲 我們活捉了哈迷蚩，哈迷蚩押來了。

乙 好一個金兀朮的軍師，禁不起岳爺爺的妙算。

丙 我們大家來處治這助桀爲虐的哈迷蚩好不好？

甲 好，我們來殺了哈迷蚩，爲被難的老百姓報仇。

乙 我們還是把他同我們被捉去的皇上對換了吧。

丙

還是殺了痛快！

（一時人聲嘈雜，便要動手）

張

（喝住大衆）大家注意：奉元帥命令押解哈迷蚩回京，不得有傷。

衆

我們要他的性命，我們要他抵老百姓的命。

張

這是奉元帥的命令，元帥自己還要面聖呢。

衆

（驚訝）為什麼元帥要回京，難道要退兵了嗎！

張

不退兵。元帥說今天休息一天，明天直搗黃龍了，再回京報捷。

衆

（轉驚爲喜）明天直搗黃龍府麼？我們老百姓亦要跟着元帥去，到了黃龍好痛飲。

（牛皋上，衆歡呼）

牛

（對哈大叫一聲）哈……哈迷蚩，你不要走！

衆

（和）不要放哈迷蚩走！

張

牛將軍，不好耽擱了，我們上路要緊。

牛 罷了。

(向衆) 我們明天活捉金兀朮可不放！

(和) 好，我們要活捉金兀朮。

捉到了我先給你們報信，你們可多帶酒來。

有的是酒，將軍放心去捉金兀朮好了。

(張憲押哈迷蚩下。牛皋便喝起酒來，韓世忠梁紅玉上，歡呼聲)

牛將軍，你又在討酒喝了嗎？今天且不忙多喝。明天衝鋒要緊。

我今天才喝這一點兒呢，別冤枉我。

你總是無酒三分醉，亦不怪別人冤枉你。

哈哈！你說我糊塗？不對，我才明白呢。

牛將軍，那麼請問那個哈迷蚩哈軍師，可是真的還是冒名？

自然真的，我親自審問過他的，你不信，我叫他哈迷蚩他就答應。

不差。你可曉得元帥爲什麼解他回京。

這個你們都瞞我，我可早猜着了。

猜着什麼？

哼，我知道。秦丞相老同元帥作對，說元帥沒打真勝仗，這哈軍師解到臨安，便叫他曉得我們的利害。

到了臨安，他不承認是哈迷蚩，便怎樣呢？
不會不會。

（存心開玩笑）叫他哈迷蚩他要答應就怎樣？

（急了）那麼就打死他完了！

（岳雲上，衆陸續退下）

韓伯父，韓伯母，現在有緊要事報告：昨天皇上來了聖旨，要父帥隻身回京，今天上午忽又接連來了十道金牌，催促上路，不知道爲什麼這麼急！

韓 這裏頭恐怕有奧妙？

牛 什麼奧妙？

韓 你不說過秦丞相同元帥作對嗎？

牛 難道聖旨是秦丞相假造的不成？哈哈，昨天我老牛要撕聖旨，真是有先見之明呢？

雲 可是金牌是千真萬確，決無假造之理？

牛 管他的？不必回京，打敵人打完了再說。

韓 （向梁）夫人，你看怎樣？

梁 我看回去不得，還是我們代替岳元帥回去走一遭吧。

韓 這不行，我們代替不了。要不回去是公然違抗王命。

（羣衆擁岳飛上。歡呼聲）

（陳東獻旗）

陳 啓稟元帥，大學生陳東仰慕元帥的威名，感佩元帥的忠勇，特代表臨安的學生和民

衆向元帥獻旗致敬。

（岳答禮接旗後交岳雲）

（向衆）衆位老百姓，這次我軍大勝，全仗將士的努力同諸位幫助，我們希望馬上渡過黃河去，直搗黃龍府，同諸位將士老百姓一起痛飲，慶祝大宋朝的復興。

（歡呼）大宋萬歲！岳家軍萬歲！岳爺爺萬歲！大宋萬歲萬歲萬歲！

元帥，聽說元帥要回臨安面聖，我們兵臨黃河，正好渡過河去直搗黃龍，元帥可是回去不得！

乙 元帥，我們捉到了奸細，奸細不是說金兀朮已經沒有什麼力量，預備退兵嗎，我們正好乘勝追擊。

丙 我們願意跟元帥過河去，收復河北，打進燕京，回到我們的故鄉。

衆 過河過河！這是衆位老百姓大家的主張，我怎能不依。
好極了，元帥依我們了。

岳

但是，沒有皇上的命令，我不能輕易動兵。

甲

皇上不會把一切的事情交付於元帥嗎？

乙

皇上不是親筆寫了「精忠岳飛」的軍旗送給元帥，憑着這軍旗就可以調動隊伍嗎？

丙

我們老百姓都相信元帥，難道皇上不相信元帥嗎？

岳

皇上雖然信託我，但是皇上的命令只許我到黃河邊，不許再渡河！

衆

真的？

岳

這是皇上的金牌說的。皇上曾經頒過聖旨說「虜懷蠶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

切勿深入，以保萬全。」

衆

難道元帥不能自己作主嗎？

岳

皇上不許我們過河，也是愛惜我們的好意——

陳

（插口）啓稟元帥，大學生陳東從臨安來，知道秦檜正在主張和議，皇上雖然有金牌來，恐怕是依了秦檜的主張，還請元帥留意。

岳 哦，秦檜真主和嗎？那麼我得回朝面聖，主戰到底，非把秦檜那羣人的主張打消不可！
陳 從古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帥不可以自己帶兵過河嗎？
岳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過了河以後便怎樣呢？我想皇上不致於完全相

信秦檜的話，我回去當面稟明以後，皇上也可以答應的，現在與其孤軍深入，不如等
頒了聖旨，多調隊伍，大家一同過河去！

（旗牌官上）

旗牌官 啓稟元帥金牌又到了。

岳 噯呀，這是第十一道金牌了！我岳飛怎樣可以違抗不奉命呢？

韓 元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岳 我岳飛精忠報國，豈能不受君命？

但是，事有緩急，現在我軍乘勢前進，可以直搗黃龍，恢復舊京，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不可輕失。

岳 現在金兵氣餒，我們早晚不難解決他們。我思前想後，還是接受聖旨，先回京走一遭的好。

牛 元帥回去不得，我們難道明天就不打了嗎？

衆 元帥回去不得！（跪求）我們跪求元帥千萬不要回去。元帥去了，那我們朱仙鎮就

危險了呀。我們接濟了元帥，金兀朮來了，豈不要殺害我們嗎？

岳 大家不要着慌，我回京了，軍隊仍可請韓老元帥統帶。

韓 那不行，這赫赫有名的岳家軍還得元帥親自統帶才好。

牛 元帥，你走不得的。元帥走了，我們就不會打仗了。元帥，不要走。你忍心離開我們嗎！

（哭）

衆 元帥，你竟忍心拋棄朱仙鎮的老百姓嗎？

（第十二道金牌到了，牛皋便要用武打使者，韓世忠等急阻之。）

（喝）牛將軍，這是皇上的金牌，猶如皇上親到了一樣，怎能無禮？

牛

（忿忿不服）我們要大宋朝的復興，我們不管聖旨不聖旨（還要動手）

岳

牛將軍，你看我還沒有違背皇上的聖旨，你已經不受我的命令了。

（使者遞金牌，岳飛跪接，衆隨跪）

（岳飛捧讀後，謝恩起，衆隨起）

岳

皇上一天來了十二道金牌，我只得回京去了。

衆

元帥去不得，宋朝的天下全仗元帥呢！

岳

我不能做違背聖旨的人，我不能違背宋朝的天子！

衆

我們抵死也不能放元帥回去。

岳

請大家不要這樣，我本來要回京去——爲着要緊的事情！

衆

爲什麼呢？

岳

爲着要請皇上遷都到汴梁來！

（衆轉憂爲喜歡呼）

岳 衆 岳

（接着說）現在金兵不敢再過黃河來，我們還不應該遷都來嗎？對，我們的皇上要快快回到洛陽來！

岳

好，我馬上去請皇上來！諸位不記得當年我上書皇上請一面還都汴京，一面出師北伐嗎？現在我們打了勝仗，要收復河北，重返燕京，我們定要請皇上到洛陽來。韓老元帥，梁夫人，請你們代我指揮岳家軍。牛將軍你務必率部下聽韓元帥的命令。元帥可要千萬珍重。大將在外立了功，要留心朝裏奸臣的搬弄。

衆 岳 韓

我不怕金人，還怕朝中的奸臣麼？諸位請了，我此去務必要迎皇上到洛陽來。
（唱滿江紅送別）

（幕落）

第三幕

地點 秦丞相府花園別墅

時間 同年八月二十五日清晨

（倪完在場內打掃，倪女若蘭上）

若蘭 爸爸客人起來沒有？

倪 早起來了，現在同万俟卨到後花園散步去了。

若蘭 爸爸，這客人到底是誰？

倪 是一個金國人。

若蘭 我們不是同外國打仗嗎？他來做什麼？

倪 聽說是金國派來的議和使者。

若蘭 哦，真的？我們岳元帥打了勝仗，他們就來講和了。

倪

這個我看不見得，恐怕還是我們丞相邀他來的吧。你看丞相招待這位金國人多麼慇懃！一個堂堂大國的宰相來侍候金兀朮的使者！

若蘭

正是，連夫人都忙得不亦樂乎。夫人說要親自來招待這位客人呢，故此特地派我來打聽客人起來沒有。

（萬俟卨引金國的議和使者上。這議和使者不是別人，便是張憲一路押來的哈迷蚩。）

倪

萬俟寺卿散完步回來了？夫人說要來見金國人呢？

（萬轉告哈，哈看着若蘭發呆，若蘭吃驚下）

萬

（向哈）哈軍師，丞相夫人要來見你呢。

哈

不敢當。剛纔那位小姐可是什麼人？

萬

那是相府的婢女若蘭，就是這老頭子的女兒。

哈

好出色的南朝女子，可否容我帶她回去？

萬 這個容易，你同夫人說一聲好了。

（若蘭引秦夫人王氏上。倪完作禮下，若蘭亦退。）

萬 （介紹）這是丞相夫人。

哈 還是三個月前在西湖邊見過夫人，久疏問候了。

夫人 那次我們遊湖，你扮了賣丸藥的，我再也不想不到是哈軍師呢。

哈 還是上一次一路賣丸藥舒服。這次有人護送了真不方便。

夫人 （問萬）倒是誰護送的？莫非侍候得不遇到？

萬 夫人有所不知，這次軍師投入宋營，冒充俘虜，由岳飛手下的張憲押解來京的。

夫人 這岳飛真正豈有此理，實在太對不住哈軍師了。

（向萬）那麼我們怎樣曉得哈軍師來呢？那張憲又怎樣發落的？

萬 我們丞相不是請皇上升旨召岳飛回京嗎？

這使者到朱仙鎮，恰巧哈軍師亦到宋營，所以馬上星夜趕回來報了信，丞相就派王

俊帶人到臨安北門外大路上埋伏着，劫了囚車，把哈軍師放出來，換了張憲，一起到相府來。

夫人 哈軍師，你好意來向宋朝議和，反受這樣驚嚇，真是大大對不起。我們丞相一向同金朝親善，主張和議的。他現在進宮去密奏皇上，等一會就來了。

哈 夫人，現在同和議作梗的，最怕的是岳飛。我們四太子的意思，一定要你們皇上召岳飛回來。他回來以後倘若還要作梗，那我們只好要求丞相把他收拾了，以免後患。

夫人 不要過慮，我自有妙計。

（向万）好，你去打聽岳飛什麼時候到，趕緊準備！

（夫人向万耳語，密示機宜，万告辭下。）

哈 夫人，你們貴國聽說男女很不自由呢。

夫人 不差，普通我們不見男客的。

哈 那麼夫人來見我，豈非不合貴國的禮節？

夫人 軍師是金邦人，我也依金邦的規矩。

哈 我們國內男女隨隨便便的。

夫人 什麼叫隨隨便便。

哈 就是彼此不拘束。

（若蘭上）

哈 （故意問）夫人，請問這位是誰？

夫人 是我的小婢。

哈 什麼叫小婢？

夫人 就是丫頭。

哈 什麼是丫頭？

夫人 哦，外國沒有這個丫頭的制度？丫頭就是不自由的少女，在人家侍候老爺太太的。

哈 唉，這不但自由，並且是不平等！

夫人 是的金邦沒有丫頭就是平等。

哈 夫人，這丫頭叫什麼名字？

夫人 叫若蘭。

哈 那麼我要若蘭爲妻，可以不可以？

夫人 不可以！

哈 （捋了釘子莫明其妙）爲什麼夫人不答應呢？

夫人 不是不答應。若蘭是一個丫頭，只能做軍師的妾，不能做正妻的。

哈 什麼叫妾？

夫人 就是姨太太。

哈 想來這姨太太又是不自由不平等的一種階級。

夫人 這是爲男人自由的辦法。一個男人娶了一個妻，還可以娶幾個妾，叫做偏房。

哈 我們國裏國王有幾個皇后，普通人亦可以娶幾個妻，但是沒有妻妾的分別。

夫人 這就是金邦隨隨便便的地方。

哈 夫人，那麼若蘭就給我帶到金朝去好嗎？

蘭 不，我不能去！

哈 哈哈，你們夫人都去過，難道你不能去嗎？

夫人 若蘭，不要不識抬舉。

蘭 夫人，你現在還願意到金朝去嗎？金兵打我們，不是我們的敵人嗎？

哈 夫人，這女孩子真聰明，她知道我們是敵人。

夫人 若蘭，不要胡說，你快去看相爺上朝回來沒有，回來了趕快請到這裏來。

（若蘭下）

哈 夫人，撻辣貝勒問夫人好。

夫人 貝勒還記得我嗎？

哈 貝勒說他永遠不能忘記你！

夫人 也奇怪，你們金邦不也儘有美人嗎？

哈 貝勒說，夫人纔是真正的東方美人——又豐滿，又迷人！

夫人 這是什麼話？

哈 貝勒說，他真不願意夫人回來，四太子迫着他，他爲着金朝纔放了你們回來。

夫人 我們回來以後也忘不了金朝四太子同貝勒的恩典。

哈 你們賢夫婦照預定計劃做得很好，可恨岳飛從中作梗，險些把四太子捉了來，悞了我們的大事。

夫人 這個請放心，丞相已經奏明皇上，召岳飛回京來。

哈 岳飛回京來，真是丞相的主意嗎？

夫人 自然是。十二道金牌，沒有一道不是丞相的主意。

哈 你們皇上願意召岳飛回來嗎？

夫人 哈哈，皇上那裏知道丞相太神通了。

哈 真的不知道嗎？丞相太神通了。

夫人 丞相的神通還大着呢。

哈 金兀朮四太子帶給丞相的信上說「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始可和。」你丞相會辦到嗎？

夫人 這個不一定，丞相可以把岳飛召回來，但是還沒有殺岳飛的意思。

哈 那麼和議還不是不能成功嗎？

夫人 和議的成功不成功在丞相，把岳飛召回來便無人作梗了。

哈 我們真應該重重拜托丞相。

夫人 托丞相還不夠，你們還得重重拜托我——丞相的夫人！

哈 丞相夫人等事情成功了，我們金朝一定要封你！

夫人 封我做什麼？

哈 封你做丞相夫人！

夫人 不成，我現在已經是丞相夫人了。

哈 那麼你要什麼？

夫人 我要四太子把撻辣貝勒賞給我。

哈 夫人，你真喜歡做貝勒夫人嗎？

夫人 不是做貝勒夫人，我只要你們的貝勒老是陪伴着我！

哈 難道丞相不反對嗎？

夫人 他，他敢反對！

哈 （陪笑說）夫人，我這次來，一則代表四太子訪問丞相，二則代表貝勒向夫人請安。

夫人，我能代表貝勒侍候夫人嗎？

夫人 （會意笑說）軍師，你也喜歡這樣。你們這些番子都是一樣。

（外面咳嗽聲。夫人亟避開些。秦檜上。）

夫人 相爺，上朝回來了？哈軍師可等久了。

哈 丞相，貴國皇上意思怎樣？

秦 皇上聽見你來，十分歡喜，說要親自接見呢。

哈 真的麼？我是一個囚犯，蒙丞相搭救已經感激不盡。怎敢驚動皇上來召見。

秦 軍師有所不知。自從你那次祕密南來接洽以後，我自己就暗定了議和的主張。

哈 皇上對於議和條件怎樣？

秦 皇上說，聽憑金朝的主張？

夫人 軍師，皇上的意思是聽憑丞相的主張。

秦 不敢，不敢，金朝的主張，就是秦檜的主張。

哈 好極了，好極了。

夫人 好，你們談談國家大事，我去照料一下再來。（夫人下）

秦 軍師，四太子對於和議的條件，沒有變動吧！

哈 四太子的條件可算寬大已極。

秦 哈 秦 哈 秦

一、宋朝永遠向金稱臣。

二、宋朝每年納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疋。

三、金主生辰和每年元旦，宋朝派使臣朝賀。

四、金宋二國東邊以淮水爲界，西邊以大散關爲界。

五、割讓唐鄧二州，及商秦二州的一半。

這些條件都很合適。

皇上的意思，二帝還請金朝多多優待，不必回來。

哈哈，這個我們早猜透了。你們皇上只要能保住做皇上，什麼都可以答應。

要不是爲這個，那些條件那就能就容易聽我的話全答應呢？

可是有一點，四太子的意思，要把岳飛先召回來，然後纔能議和。

這個好辦。我已經同皇上說好，皇上不但答應和，並且已經下了詔書叫岳飛回來。本來我派了使者送聖旨去的時候，就預備送信到金軍兵營裏請軍師來京商量和議，

逢巧使者到軍營遇見了你，就兼程趕回來報告，現在軍師安然到了此地，來得正好，皇上十分喜歡，還讚我辦事神速呢？

哈 有這等事？你們皇上真不愧爲賢明之主，能聽丞相的話，宋朝之福也！

秦 哼，皇上不但下了詔書，又一連發了十二道金牌，召岳飛回來。我想他一定就要到臨安了。他一回來，宋兵就可以退，和議亦就可以成功了。

哈 可是丞相，不得了！不得了！

秦 什麼事？

哈 岳飛搜到了丞相給我的密件，他若回京面聖，那不但和議不成，你我的性命都不保了。

秦 （慌了）那怎樣辦？岳飛爲人忠貞，他搜到了這種信，可是不會客氣的。何況李綱還

在朝裏，現在大學生自從陳東上書以後，每每聚了幾千人詣闕上書。對於和議的進行，陳東這羣人本來就要反對，疑心我私通外國。現在岳飛一回來，這一宣布，這羣大

幕三第

學生就夠把我打死了！

（夫人上）

夫人 相爺，你們在着急些什麼。

秦 岳飛要回來了。

夫人 不是你叫皇上召他來的嗎？

秦 是的。

夫人 那麼來了反不好嗎？

秦 噯呀，來不得，他曉得我們的祕密了呀！

夫人 剛纔我聽見有人來報告，岳飛就要到了。

秦 那怎樣辦？他宣布了這件事可不得了呀！

夫人 相爺，你不說過要有人反對你的和議，你預備把他們押起來嗎？

秦 對的，凡是反對我的和議的，我都要把他們押起來！岳飛雖然是堂堂元帥，但是他要

夫人 是反對我，我還是可以吩咐万俟卨大理寺卿把他押起來！
相爺，你爲什麼不把張憲押到大理寺而押到我們這裏的地窖呢？

秦 那是因爲我們這裏的地窖，要比大理寺更妥當更機密更方便！

哈 丞相，這纔是正經道理，現在要趕快辦纔好。

秦 夫人，你派万俟卨去料理了沒有？

（万俟卨上）

秦 万俟寺卿，岳飛快到了，你派王俊去了沒有？

万 啓稟丞相，王俊早已帶領人馬前去，岳元帥快押到了。

（王俊上）

王 丞相，岳元帥已經押到了。

秦 哦！岳飛已經到了。岳飛，岳飛，你反對我的和議，你以爲活捉了哈迷蚩，搜到了我同金兀朮來往的密件，你就可以回來同我爲難，你想不到反落在我手裏吧！

幕三第

王 請問丞相，岳元帥是不是押到地窖裏去？

秦 不忙，我先要見見岳飛，我要問他還反對不反對我的和議。倘若他不反對，那不就省得費事了嗎？

夫人 倘若他反對呢？

秦 那我對他就不能客氣了！（向王俊）你去叫人押岳飛來。（王俊下）

秦 万俟卨這裏就算是大理院。那個密件不是在岳飛身上嗎？把他拿過來。（作撕的手勢）

哈軍師，今天且有屈做一個證人。

夫人，我們到屏風後面去看這一堂審案。

（秦附万哈耳語，卽偕夫人退入屏風後。哈迷蛩暫下。）（何鑄上）

何中丞請了，今天有屈尊駕來彈劾岳元帥。

何 万 岳元帥回京了嗎？

已經回來了。

是皇上的意思嗎？

自然是。

我同羅御史的彈章還沒有商量好。

已經替你們寫好了。

彈章說些什麼？

彈章的大意說：

一、金人攻淮西，岳飛按兵舒蘄不進。

二、岳飛跟張俊駐兵淮上主張放棄山陽。

這不是私通敵人的證據嗎？

這些話不見得可靠吧？

這是丞相的意思。

何
哦！

（王俊率衆引岳飛上。万俟卨擺起坐堂的架子來。）

啓稟万俟卨寺卿岳元帥拘到了。

王 岳元帥請了。我乃大理寺卿万俟卨。奉命審問。有屈岳元帥一遭。

岳 我乃堂堂元帥，沒有犯法，爲何拘捕？

万 恐怕總有緣故吧！你自己犯了罪名，你還不知道嗎？

岳 我岳飛百戰餘生，有功於國家，無負於朝廷。我有什麼罪名？你試說來。

万 何鑄何中丞，同羅汝楫羅御史，現有彈章在此。

（向何）何中丞，你有什麼話說？

何 沒有。

王 （向王耳語，然後開口）王執法官，什麼罪名？

岳飛扣剋軍餉。

沒有的事！

岳飛私通金邦。

胡說，我岳飛精忠報國，那能賣國？

岳元帥，何中丞羅御史的彈章你自己看吧。

（閱過擲地）唉，我血戰太行山，血戰牛頭山，血戰鄆城，血戰潁昌，血戰朱仙鎮，難道還不足以反證嗎？

提證人

（哈迷蚩上）

你是什麼人？

我叫迷蚩哈。

（向岳）岳元帥，你認識不認識他？

認識，但是他叫哈迷蚩。

幕三第

万

哈迷蚩，迷蚩哈不要緊，你認識他就夠了。

（向哈）你是什麼職使？

我是金邦的議和使者。

哈

岳飛，你認識金邦的議和使者做什麼？這顯係通敵，你還不服嗎？

万

胡說，他是我捉到的奸細，他同秦檜相通的！

岳

迷蚩哈，你到底是同秦檜相通的還是同岳飛通的？

万

我同岳飛通的，有岳飛給我的信在此。（將信呈上）

哈

胡說，我這裏秦檜通敵的信纔是真的。

岳

（向岳）呈上來。

万

（將信交出）

岳

（閱後撕了）這顯係假造的。

万

（大罵）奸賊！奸賊！

岳

万 （吩咐衆僕）這還了得！把衣服剝下來打（衆僕去，岳飛上衣，岳飛背露「精忠報國」四字，衆吃驚住手。）

何 唉！我的良心在譴責，我不能再看着這齷齪戲演下去。岳元帥，我不能彈劾你，這彈章是秦丞相寫的。我何鑄寧可不作官，我不能誣害忠良，做傷天害理的事！

中丞你瘋了嗎？

万 我沒有瘋，我的良心還沒有喪盡！
何 萬俟卨寺卿你還有良心嗎？
万 執法官，把何中丞押下去。

（執法官押何下）

岳 哈哈，彈劾的人，自動撤回彈章了。

万 那沒有關係，你的罪還是「莫須有」的。

岳 哈哈，「莫須有」的罪！這還成什麼話？我既然沒有罪，請放我去見皇上。
万 我沒有這種權柄，我乃奉丞相的命令。

岳 好的，好的，我岳飛精忠報國，秦檜偏要陷害我，我怕什麼？我岳飛已經回來了，還怕什麼威嚇利誘。你去告訴秦檜，我岳飛甯爲玉碎，不爲瓦全！

（秦檜王氏上）

秦 岳元帥，多多有屈了。（爲岳鬆綁）

岳 秦檜，你還有什麼話對我說？

秦 岳元帥，你這次回來，莫非有什麼機密事要奏稟皇上，可否請先告訴我，好先爲代表？我要奏稟皇上，你私通金兀朮，你是賣國的奸臣！

岳 元帥，我好意替你鬆了綁，要同你去見皇上，你反而口出惡言，要陷害我了。

岳 你通敵求和是千真萬確的，我岳飛可以拚着一死證明你的罪名。

秦 你也太認真了。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元帥功業蓋世，何必如此看不開呢？

岳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秦 我的意思是和戰大計是皇上決定的，誰主和誰主戰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同爲宋朝

岳

臣子，有什麼彼此不好商量的呢？

哼！你還配做大宋的臣子？誰同你來商量？有話我要見皇上再說！我要稟明皇上，你私通金兀朮，你是賣國的好臣！秦檜，你甘心賣國求榮，你不怕天下唾罵嗎？你不怕遺臭萬年嗎？

（岳飛正言厲色，追逐秦檜，秦逃避，衆攔阻。）

好吧，請先休息休息，容我奏明皇上，再請上朝面聖，報告你那朱仙鎮的捷音。

（衆擁岳下）（秦檜王氏在場）

秦

夫人，那岳飛真不知好歹，我滿意饒他一命，他竟這般不受抬舉！

夫人

相爺，從古說「擒虎容易縱虎難」，我想岳飛不是平常人，他死且不怕，我們倘若放了他，他反過後同相公作對，那怎麼辦？

秦

對了，我怎麼辦？岳飛常說「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我不是一個不愛錢的好官，他卻是一個不怕死的好漢，我以生命的威脅去駭他一定不成，但是我若竟殺了他，

千古以後，不真以爲我是奸臣嗎！

夫人 相爺和議是你良心的主張嗎？

秦 夫人，你不要這樣問我！我的良心……唉！

夫人 金兀朮四太子放相爺回來，原來希望相爺主持和議。可是我們脫離了虎口以後，不是還可以自己作主嗎？

秦 我從前既受過金兀朮的好處，後來又收了哈迷蚩的重禮，唉和議和議，我一身做事，一身當事到如今，一不做，二不休，我還有什麼後悔？！唉！試看岳飛這樣當面罵我，試想韓世忠李綱他們不是一樣嗎？！試想陳東他們一羣大學生不是已經在罵我漢奸嗎？！

夫人 你爲什麼召岳飛回來？

秦 因爲金朝的使者要求，只要召回岳飛就可以講和。

夫人 你沒聽哈迷蚩說他——他們不但要你召回岳飛，還要殺他！

秦 唉，我原來並沒有一定想殺他。痛痛快快和得了固然好，和不了還可以留着岳飛同

金朝講講價兒。

夫人 你已經通了敵國，你想還能講價嗎？

秦 對了，我已經通了敵國，我祇有接受一切的條件。

夫人 唉！祇有接受。

秦 那麼賣國的漢奸，我是做定了！

夫人 相爺，你要做了漢奸，後世還不是也有人罵我嗎？

秦 夫人！

（侍者上）

侍 報告相爺，外面陳東率領大學生要打進相府來了，他們要求相爺釋放岳元帥。

秦 胡說是誰告訴他們岳元帥在這裏？

侍 沒有人告訴。

夫人 把他們打出去好了！

秦 且慢，你們請万俟卨出去勸勸他們，說岳元帥沒有回來。

侍 他們說有人跟着岳元帥一路回來，快到臨安，岳元帥忽然失蹤了，他們疑心在相府。
秦 哦！那麼就請万俟卨告訴大家說，沒有在相府就完了。

侍 他們不信怎樣？

秦 胡說，他們不信可以向万俟卨要人！

（侍者下）

夫人 相爺，陳東他們這班大學生已經知道了怎麼辦？

秦 無憑無據，他們知道了也不要緊。

夫人 相爺，這件事得快點想一個法子。

秦 夫人，快也有快的法子，明天上朝我請皇上答應了和議，一切便都解決了，岳飛我自然有辦法。

夫人 相爺，皇上答應了和議，我們要離開臨安。在這裏太危險！

秦 那麼是不是你想到金邦去？

夫人 對了，我想去。那裏有四太子保護，安穩一點。

秦 是不是撻辣貝勒托人帶信來接你？

夫人 我不放心住在這裏。我有點怕！

秦 夫人，一切有我作主，你不要害怕；

（外面喧擾呼打聲。万受傷上。）

万 丞相，不好了！

秦王 怎麼了？

万 這些大學生老百姓太凶了。

夫人 相爺，這怎麼辦？

秦 噯呀！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外面呼打聲更近，秦王等狼狽急逃。）

（幕落）

幕四第

第四幕

地點 臨安秦丞相府密室（地窖）

時間 四日後，夜。

（岳飛張憲在場。岳飛秉燭觀書，正襟危坐，張憲侍候一旁。）

元帥，辰光不早了，還不安睡麼？

岳 張
從前關壯繆夜讀春秋，我岳飛在軍馬匆忙中，愧未能辦到，現在受奸臣暗算，我且看

點書以消愁恨罷了。

岳 張
元帥，你要不回來就好了。

聖上之命，我如何可以違拘呢？

元帥，我看這全是秦檜的詭計。

岳 張
我也猜着幾分，但是聖旨之後，又接連來了十二道金牌，我怎能不回來呢？

張

可欺皇上也是聽信了秦檜這奸臣的鬼話！

岳

我也因為奸臣在朝，總是朦蔽皇上，所以捉到了哈迷蚩，就決心回來彈劾秦檜。

張

元帥，我還不明白為什麼捉到了哈迷蚩，元帥就決心回京來？元帥，你不知道秦檜勢頭大，回來有什麼用？

岳

我從哈迷蚩身上搜到了秦檜私通外國的證據，就決心回京。我若見到皇上，一定就可以除掉這個奸臣了。

張

冤枉冤枉，元帥還是上了奸臣的當，若不回來，現在早打到黃龍了。

岳

恨只恨秦檜這奸臣，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心肝！

（倪完上）

倪

岳元帥還沒睡嗎？天氣怪冷的，要喝酒嗎？

岳

你不要客氣……

我看你爲人不是奸惡之徒，待我們也算不差，但是爲什麼幫奸臣來看守我們呢？

倪

元帥，我倪完久慕威名，豈敢助桀爲虐？我乃是韓元帥的舊僕，後來韓元帥帶兵去打仗，我纔留在臨安，沒有跟去。

張

那你爲什麼要投到奸相這裏來呢？

倪

只因我女若蘭略有姿色，被秦檜看中，搶到相府，我因爲不放心，只得跟了來到這裏。那麼現在你那個女兒呢？

倪

我女險些被那奸賊強迫作妾，幸而王氏忌妒，恰巧哈迷蚩來，王氏便出主意，要將小女獻與哈迷蚩，預定明天就要送給他呢。

張

那麼你就不想法救你的女兒嗎？

倪

（跪下）虎口之中，難以逃生，還要請元帥同張將軍搭救纔好。

張

那裏的話，我們身在獄中，自顧且不暇，怎樣可以救人呢？

倪

現在有一個祕密計劃：

我想今天半夜，叫小女盜了鑰匙前來，先把兩位鬆了手銬。這裏（指牀下）有隨身

兵器，兩位都是神勇百倍的，一路殺出去，包管無人抵當得住，我同小女也就跟着脫離這人間地獄了。

可是我們人少，寡不敵衆怎樣？

張 兩位放心，我已經雇好一個壯士，現在已經伏在風波亭邊，我就去帶他來。

（外面有人聲，倪下，撞見哈迷蚩，引上）

倪 原來是哈軍師，來這裏做什麼？

哈 若蘭沒有在這裏嗎？

倪 沒有。

哈 明天夫人要把若蘭賞給我，你高興嗎？

倪 那得問若蘭高興不高興。

哈 你們南朝女子真不差，但是我知道，他們嫌我們有番氣。

倪 我不知道。

幕四第

哈 你問夫人，她知道。

倪 軍師時間晚了，請回去休息吧。

哈 不，不晚，我要拜訪岳元帥。

倪 太晚了，元帥要睡了。

哈 我有要緊的話說。

岳 （起立）哈迷蚩，你要見本帥做什麼？

哈 （恭而有禮）元帥，小番有幾句機密話說！

岳 好吧你說！

（倪下）

哈 元帥同張將軍待我好，饒了小番的命，小番總想有機會報答一下。

岳 你預備怎樣報答？

二位知道秦丞相所以把二位關在這裏，那是因為金朝四太子的囑付。四太子恐怕

元帥不主張和議，故而有這種囑咐。據小番之見，倘若皇上批准了和議，元帥亦不反對，那麼小番願意向丞相討一個人情，放了二位回去，我稟明四太子，說二位對於金朝亦有友好的意思，豈不是大家都圓滿嗎？

岳 和議和議！秦檜真在迫着皇上批准嗎？

哈 元帥，皇上已經都答應了，今天晚上只是正式加印國寶罷了。

岳 真的？一切都答應了嗎？

張 哈迷蚩，你說要報答元帥，你快想法子放我們出去，讓元帥去見皇上。

哈 張將軍，我沒有鑰匙，鑰匙在丞相夫人那裏。

張 和議的條件是什麼？

哈 一共五條，第一條是——

張 是什麼？

哈 第一條「是宋朝永遠向金稱臣！」

幕四第

岳 天啊！這還不是亡國的條件嗎？

哈 最後一條是割地。

張 割什麼地方？

哈 割讓唐鄧二州及商秦二州的地。

張 唉！又稱臣，又割地，我們非吃秦檜的肉不可！

哈 時候不早了，請元帥考慮一下。這些條件皇上已經批准了，自然有皇上作主，元帥可以反對嗎？

岳 不，我不能承認，我要是活一天，我反對一天。

哈 元帥，願你晚安。張將軍，再見。

（哈下，倪偕岳雲上）

岳 噯呀！是你？

雲 父親，兒子罪該萬死！

雲兒，原來是你！我叫你不許回京，你爲什麼不在前方打仗呢？

前方班師了，我們退了一道防線了。

韓元帥呢？

韓元帥韓夫人都回來了。他們恐怕父親受奸臣暗算，故而同孩兒趕了回來。

小將軍，你們怎麼樣曉得我們在這裏呢？

我們到了臨安，再也打聽不到父親的下落，幸虧韓元帥遇見了舊僕倪完，纔曉得。

那麼韓元帥爲什麼不奏明皇上呢？

韓元帥屢次要上朝面聖，都被奸相攔住，並且奸相還要奏我們喪師辱國的罪名呢？

朝裏總還有正直的老臣，韓元帥爲什麼不聯絡他們，共同設法呢？

韓元帥也預備同李綱他們去商量，只是不敢輕易洩漏消息，恐怕奸相老羞成怒，對

父親先下了毒手。

（若蘭驚慌上）

倪 若蘭，鑰匙拿到了沒有？

若蘭 手鐐上的鑰匙，在夫人身邊，沒有拿到。

倪 後花園門上的鑰匙呢？

若蘭 拿來了，在這裏。

（岳雲見鑰匙，一手搶了過去，）

若蘭 （驚）這是什麼人！

倪 這是我特地請來的壯士，他就要保護元帥同我們脫離這個虎口。

若蘭 壯士請了。

雲 （自己介紹）我便是岳雲。

若蘭 （呆了一回，忽驚告父）爸爸，我害怕，我來的時候，剛剛遇見夫人，她問我到那裏去，我不好說謊，我說來看爸爸。她說她心血來潮，要來見見岳元帥的風采呢。爸爸，你想她會來嗎？

倪

外面這樣大風，她那會走過風波亭到這裏來呢！

（各人準備動身之間，王氏忽然竟來了。）

若蘭

夫人，真來了呀！

（倪及若蘭向夫人作禮）

（岳雲來不及躲，只得站在一邊。）

夫人

（指張問倪）這位是誰？

倪

是押解哈迷蚩來的張憲。

夫人

張將軍，你護送哈軍師一路辛苦了。

哈軍師今天已經見了皇上，將來和議成功，哈軍師還得多多謝你的功勞呢。

（指雲）這又是什麼人？

倪

（情急生智）這是小兒倪雲，他特地從鄉下來看我，所以在此借住一夜。

（向若蘭）蘭兒，你同雲哥到前面下房去吧。

夫人 不忙，若蘭，那邊風波亭有酒菜，你們可以一同去搬進來，讓我爲元帥壓驚。

（若蘭、岳雲下，女僕攜酒菜上。夫人付鑰匙於倪完，爲岳張鬆手銬，倪卽下。）

夫人 元帥，丞相派我代表敬酒一杯，爲元帥壓驚。

岳 我知道你是秦檜派來的。你一個女流之輩，我亦不好罵你，你去叫秦檜來，我要問他。

夫人 元帥不必動怒。皇上因爲韓元帥奏明，要召見元帥，已有上諭給丞相，命令丞相明天

早上領元帥面聖，有話那時可以細談。

岳 哦，韓元帥已經奏明了，明天真的見聖上嗎？我不相信。

夫人 聖旨在這裏。元帥請看。

岳 （不看，只以冷笑置之。）

夫人 丞相本來自己要來通知元帥，只因公務不能分身，所以叫我來代爲報告，並且謹奉

杯酒，務必要請元帥賞臉喝了。

岳 我不要喝你們的酒。

夫人

元帥不要生氣，這次的事都是誤會。有人在丞相面前告元帥按兵不動幾種罪名。所以丞相就奉承皇上召見元帥回京的本意，先行看管一下。元帥，你是一個大丈夫，何必記小冤仇？這一杯酒請你喝了吧。（岳飛不理）元帥，你是大丈夫——

岳

（打斷王氏談話）不必甜言蜜語來騙我，大丈夫不能成功，就要成仁，好吧。我正不願意在這裏苟延殘喘。我正好一死，來明我的意志。不必甜言蜜語來騙我，拿酒來。元帥，這一定是毒酒。

張

岳

毒酒正好，我岳飛自幼受母親的教訓，要精忠報國。這一生除以身許國外，別無所圖。可歎雖然打了不少勝仗，但是，皇上聽從了秦檜的主張，竟答應了和議，我先清君側，再搗黃龍的志願，竟不能實現。既然不能實現，我就只有一死。

夫人

元帥太多心了，這是什麼話？元帥，你可死不得呀！

岳

不要以為把我岳飛毒死了，你們就可以隨心所欲的去賣國求榮。我一個岳飛死了，還有成千成萬和我岳飛一樣的人起來繼續我的事業。

夫人 元帥，請酒。

（岳飛一飲而盡）（侍婢下）

夫人 謝謝元帥的賞臉。

（岳飛沉醉不語）（夫人欲下，秦檜上）

秦 夫人，你已經在這裏酒喝了沒有？

夫人 我已經敬了元帥一杯酒。我告訴元帥，相爺已經奏明皇上，明早請元帥上朝面聖呢。

秦 對的。皇上要岳元帥明早上朝面聖，剛纔皇上簽好了和議，他問起岳元帥會不會反對，我說岳元帥已經回到臨安，皇上說要他上殿面聖，由皇上當面告訴他和議的經過，一切由皇上自己作主，並要他遵旨班師。

夫人 相爺，我早猜着皇上的意思了。

秦 岳元帥，請休息吧。明天清早，我來同你上朝面聖。

岳 （稍醒猛起立）唉！明天清早，你同我上朝面聖！好好！好好！你主持的和議都是賣國的

夫人

條件。我要奏明皇上你私通金兀朮，你是賣國的奸臣！（欲打秦自倒）

元帥，你不愧爲一個大丈夫，你多喝了酒，請安息吧。

張 秦檜，王氏，你們不要自鳴得意，你們要把元帥害死了，老百姓會鑄你們醜惡的好像

跪在岳元帥的墳前，讓後世的人永遠唾罵！

（張憲欲追擊秦檜王氏未遂自跌，秦檜王氏急下）

（張憲徐起，扶岳飛）

張

噯呀，元帥中毒了。

岳

（勉強點首作痛苦狀）

（岳雲上欲背岳飛逃）

岳

雲兒算了吧。這裏便是我的死所了……唉！我離開朱仙鎮的時候，早就拚着一死，爲國除奸，以清君側，以求大宋的復興，現在皇上已經聽從奸臣的和議，那麼我只有以死報國，我常說「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倘若和議已成，國家受

岳 張

辱，我又何惜一死呢！……我一生精忠報國。我只恨國仇未報！……唉，我滿心要接皇上到汴梁去。現在一切都晚了。十年之功，廢於一旦！

元帥要是不回來就好了。

還說後悔的話！我不後悔回來。我遺憾的倒是我回來以後，竟不能達到我的志願。皇上既召了我回來，爲什麼不早召我上殿面聖，而竟聽了好臣的主張決定了和議呢？唉，奸臣正在猖獗，我們的大好河山還是破碎！拿筆來！（踉蹌至書案前，張憲取筆，岳飛寫「還我河山」四字。寫完唱滿江紅下半段「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其聲若斷若續。唱罷猛起立。）還我河山，還我河山，還我——（讀完倒地）

元帥，元帥！

倪 張

（岳雲伏屍旁哭泣）（倪完若闌上）

元帥怎麼了？

（張憲流淚不語）

倪

(讀字)還我河山，還我河山，還——

張

是的，還我河山。元帥，我們一定要繼續你的志願。

倪

請你們照料着我的女兒快走，我自會守着元帥的。

雲

(將鑰匙授張)張將軍，請你照料着他們父女吧。出去了，好繼續元帥的志願。

蘭

(忽入聲自遠而近，張憲亟在牀下取軍器。)

爸爸，我們快快走吧。(向雲)壯士，你還是走的好，出去了好報仇。

雲

(張憲引路前進，若蘭強引其父及岳雲欲下。)

諸位先走一步，待我向父帥行禮告別。

(張憲及倪蘭先下，岳雲伏岳飛屍旁，痛哭哀聲。忽攪酒壺狂飲，飲罷拔刀欲下，復轉回，跪在父前，旋倒地死。)(狂風怒吼聲，全場漸暗。)(幕落)

二十一年三月九日，在遷都後的南京，初稿

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抗戰中的重慶，再稿

初演後記

岳飛修正本，經國立戲劇學校於二十九年四月一日至五日在重慶國泰大戲院首次公演，由教育部婦女工作隊主辦，前後共演八場，五日早場，由國民外交協會招待英法美蘇四國大使及其他外交使節，並各贈以「還我河山」紀念旗幟，尤為空前盛況。此劇在余上沅校長領導下演出，導演為楊村彬先生，煞費苦心，舞臺監督為張駿祥先生，亦多勞績。服裝佈景，均經審慎設計。第一幕計分四場，用暗轉法換景，甚為迅速。第四場末岳飛憑欄獨步，遠處歌唱滿江紅，頗富詩意。第二幕分二場，羣衆唱滿江紅，仍用岳武穆原詞。待元帥掩袖惜別將士及民衆默默相送，令人黯然神傷。第三幕分三場，第四幕分二場，觀衆對秦檜王氏無不咬牙切齒。最後加一尾聲，為精忠岳武穆墓，秦檜王氏二逆像跪於墓前。滿江紅歌聲四起，觀衆始憤然散。招待外賓時，劇終全體演員向衆致謝，最後岳武穆在大纛旗下屹立衆前，足留「精神不死」之深刻印象。此次初演，楊村彬先生功績最多，劇本中亦有根據演出效果略加修正之處，敬此誌謝。

一樵二八、四、五、重慶

岳飛演員表

岳飛	狀 震
韓世忠	喬文彩
梁紅玉	傅琦萍
牛皋	何治安
張憲	黃耀東
岳雲	蔡 驥
旗牌官	張世驄
陳東	任德耀
使者	李乃忱
秦檜	寇嘉彌
王氏	趙繩如
若蘭	夏光華
万俟卨	李錦普
王俊	林頌文
哈迷蚩	楊育英
倪完	劉厚生

侍女

民衆

岳家兵

陳良義	童登信
呂 恩	李 郁
張 雁	宋清濤
鄧宛生	方瑄德
盧 琪	傅惠珍
徐 虓	許慶芝
羅 琢	陳洪貞
蔣廷藩	李恩杰
張家浩	劉承清
陳榮益	夏欣飛
彭行才	黃約翰
冉 英	鍾鋤雲
高 衡	王新堃
許綏曾	范啓新
况餘休	陶 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
重慶第二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
上海初版

*(87104.1 滬報紙)

岳飛劇四幕一冊

定價國幣柒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顧一樵

發行人 王重慶白象街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毛鵬基)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圖字第一〇七三號審查證

82

3128

